

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

長垣縣志

一九六四年三月上海古籍
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
靖刻本景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六公分寬一三·八公分

嘉靖長垣縣志

一九六四年三月上海古籍
書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嘉
靖刻本景印原書版框高一
九·六公分寬一三·八公分

多焉近以志不存皆湮滅弗可考矣肆
學堂岡相傳為四子侍坐所而匡地孔
子居猶彼缺也父老尚道其事他何可
盡哉蓋自春秋以後地無常隸戰國屬
魏秦屬三川漢屬陳留後魏屬東郡而
元始改大名路隸開州而我
朝因之以故名物事迹之多皆散見於他
志後以繫屬遷徙之下而地非所隸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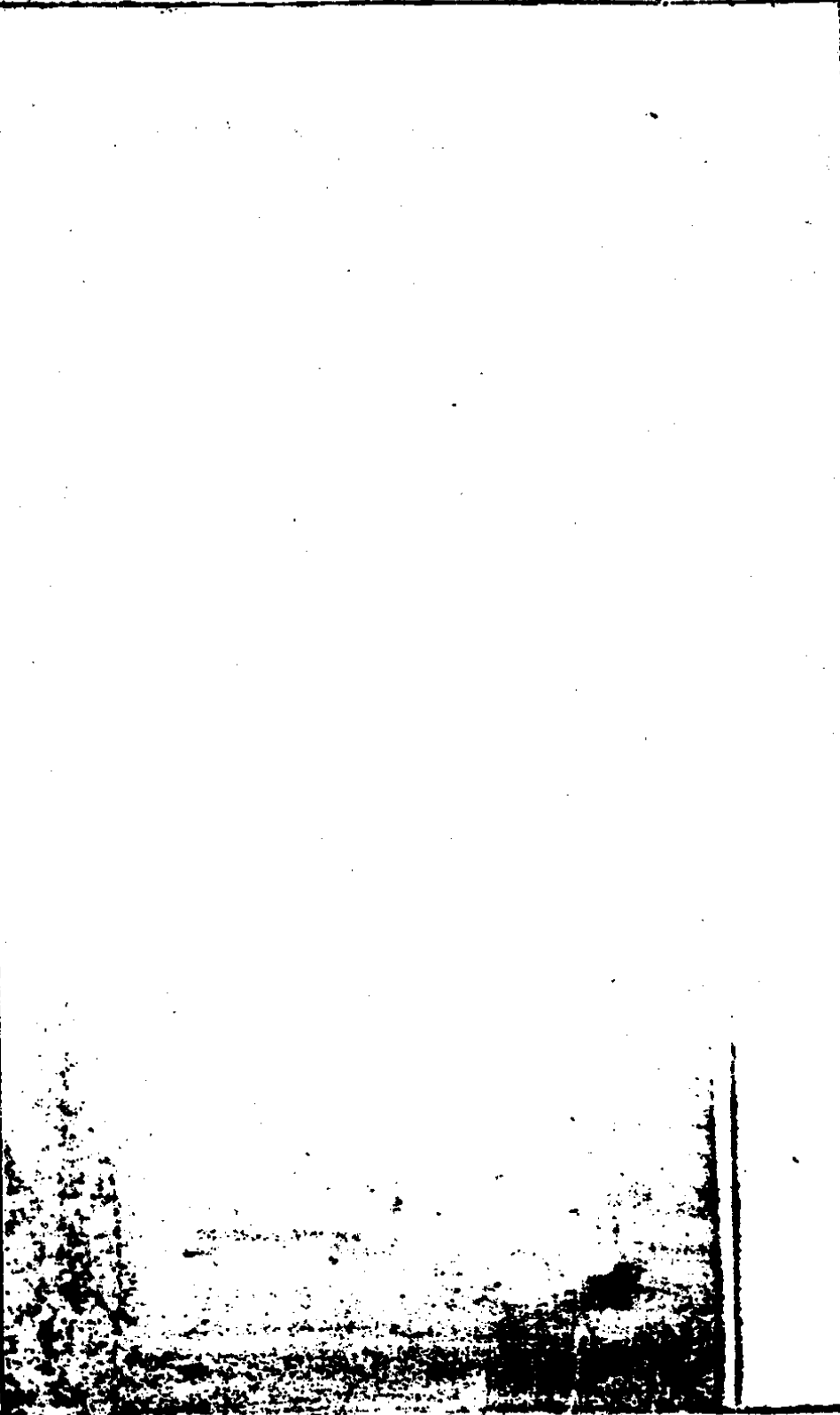
削而不書雖他志亦不可考矣其間畧
有散見於群書而見聞之不及者然記
載浩汗不能徧觀博采以求無遺以不
可考之陋而加以記載浩汗之難以是
而為志辭安得不陋事安得不簡而弗
備襍而弗倫也哉雖然志所以志事志
乎古所以厲於今志諸今所以傳諸後
故不病其陋而病其誕不病其簡而弗

備襍而弗倫而病其失實而弗佶若人
苟有厲乎風教雖一人可也事迹之顯
於古者可以訓諸今雖一事可也况疆
域志而地理昭田賦志而制度定祠祀
志而大典明公宇志而躋芋尊官守志
而職事見人物志而產育顯古蹟文章
志而考據述作之著且明若夫采緝雖
未備而博古者有弗覩然其時事之悉

亦足以優職守者之觀覽也顧可以簡陋弗備而弗刊邪嗚呼禮棄存羊所以俟其復久病求艾則猶可及之也知古聖賢經歷致治之區而使古蹟名物之不可考者凡以志之不存也今幸得其僅志者矣廼畧而弗刊是年與禮俱廢而苟為不蓄終身不可得矣於是乎志若其他不可考固在所俟云

有月

正德丙子九月望



重刻長垣縣志序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遼東苑馬寺卿開州端溪子王崇慶撰
序曰垣志舊未聞也蒐志而加修自西
京張侯治道始也考其年蓋正德丙子
云蒲坂杜侯緯繼尹茲邑乃嘉靖辛丑
夏四月使來問志若曰今以植民民以
固邦邦教在禮禮在典典在志由周以
來莫之能違也吾憂志之未備而又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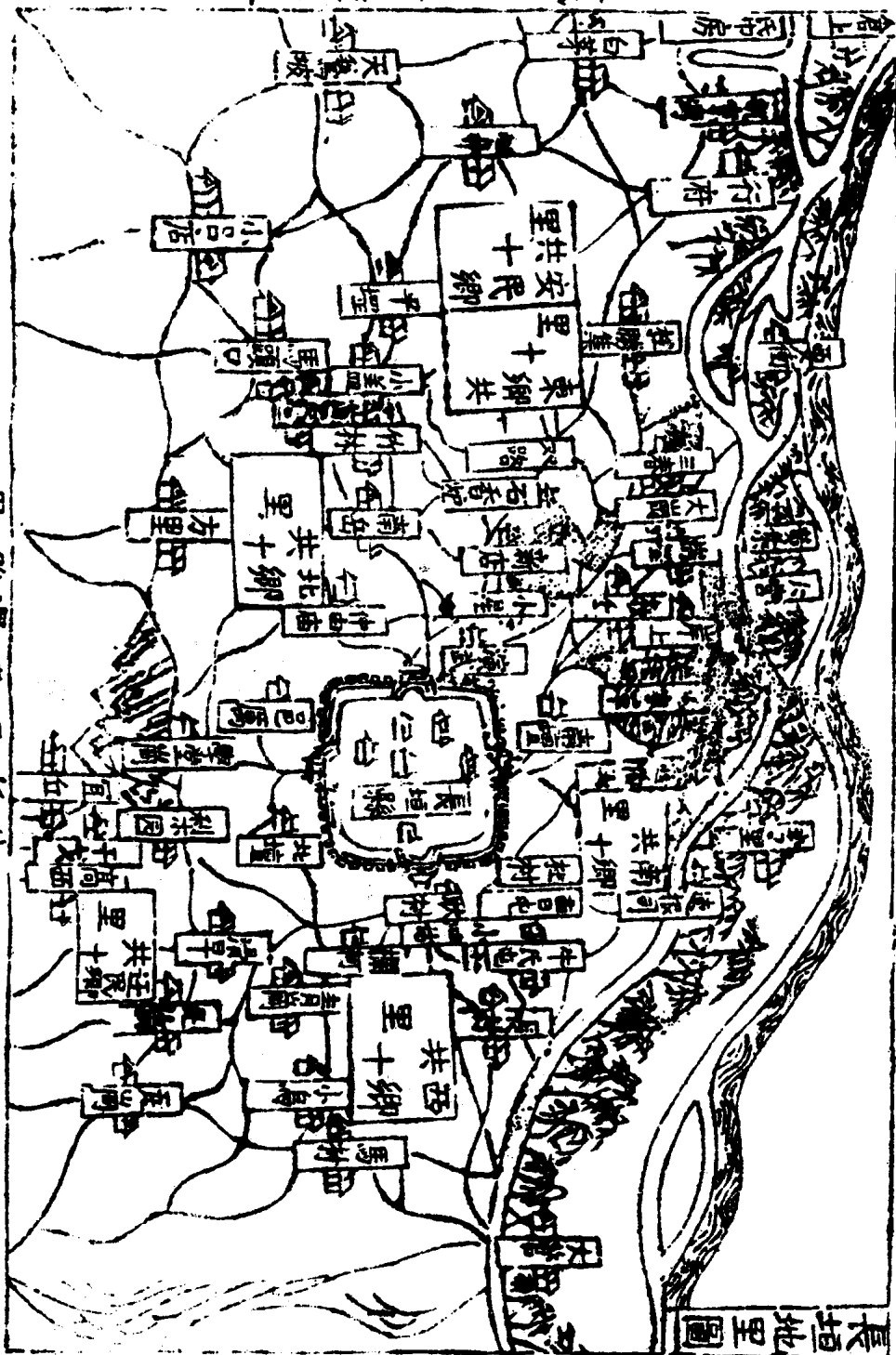
其壞也先生何以教我王子曰不亦善乎充侯之志雖以茂人文而崇化術可也獨邑乘也哉然吾不敢以文倡諸時而又不欲效夫瑣瑣弄文墨者亦惟曰即名以究義因義以求實如是而已耳如是而有實焉文在其中矣反是而藻繪於聲色也吾何觀焉故吾之論志亦異乎人之撰與是故邑志九一曰地理

則疆域為大焉吾欲其無忘慎守已矣
二曰田賦則征稅為大焉吾欲其無效
暴橫已矣三曰祠祀則祭供為大焉吾
欲其無涉淫祀已矣四曰建置則城室
為大焉吾欲其無失渾堅已矣五曰官
師則治教為大焉吾欲其無藝士民已
矣六曰人物則孝貞為大焉吾欲其無
忝所生已矣七曰選舉則科貢為大焉

吾欲其無倍於正已矣八曰古蹟則陵墓為大焉吾欲其無愧仰止已矣九曰文章則實用為大焉吾欲其無辱達意已矣夫沿實而履道之門也崇名而華德之棄也用中而時化之本也守恒而一治之順也夫四者先王之所以教萬世也不然名存而實且亡矣惡在其為志也故觀志所以觀物也觀物而天下

之理得矣奚有於政侯再拜而謝曰先生教我矣然吾未敢專也於是復請諸當路曰中丞範東劉公曰侍御虛川殷公曰文宗南渠黃公曰兵憲碧泉張公曰府侯鄮西張公既而皆報曰可於是遂命梓人刻新志焉將卜月而告成事且以告邑之人若夫知我罪我則有君子在嘉靖辛丑夏六月一日丙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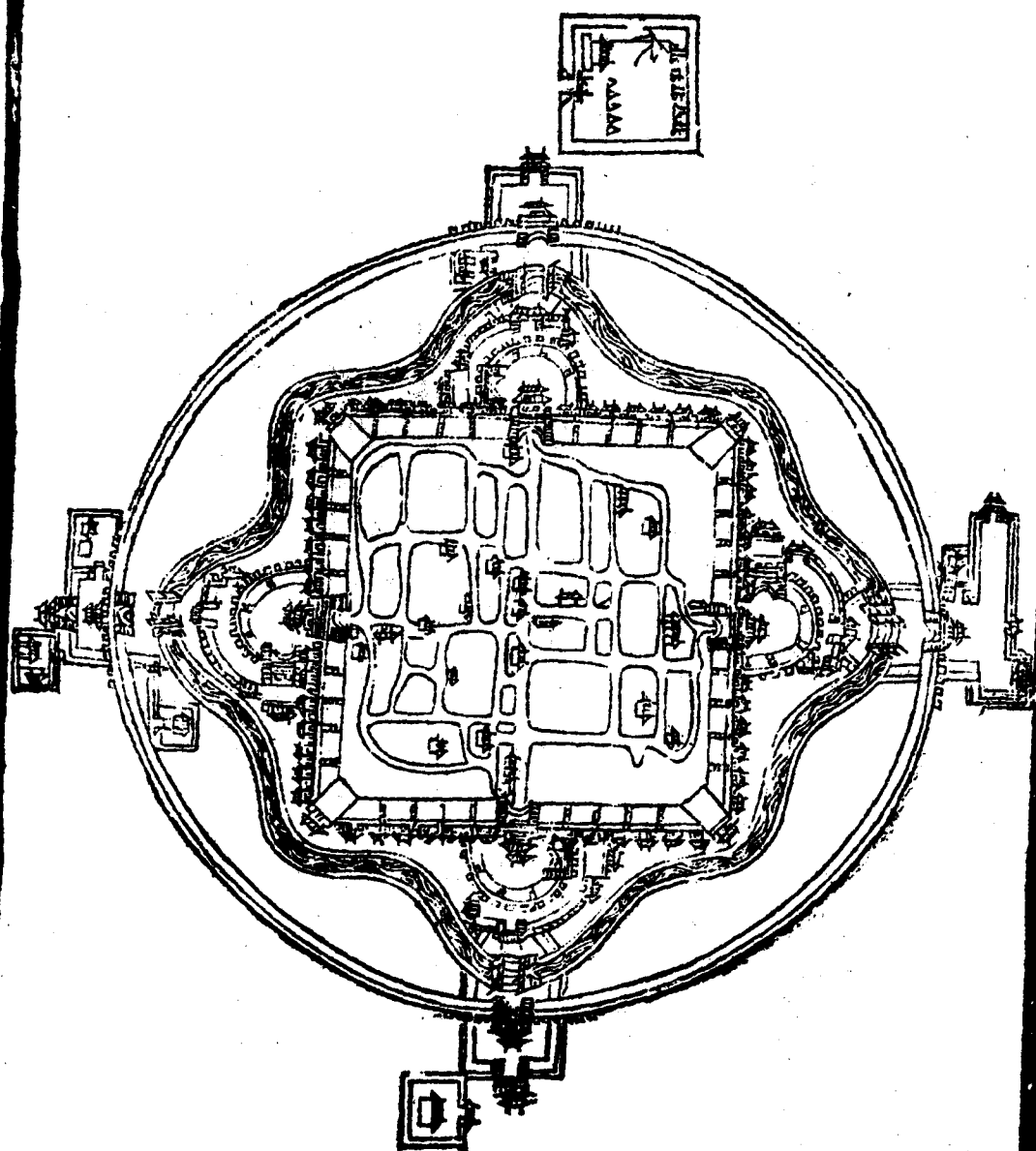
南抵封丘劉尤界



東抵開州金堤頭界

西抵滑縣馬村界

界縣滑菜丁抵北



縣治圖二

